

李 晓

今年春日的一天,周老四打在电话里征询我,你不是想看看我一天到底干了啥么,有时间你跟我来体验一天嘛。周老四还说,他还干2个月,就要回老家了,现在村子里搞乡村振兴,路修得四通八达,产业也发展起来了,他想返乡跟一个回村里发展产业的后生种植羊肚菌。周老四说,那东西营养价值高,村里后生在电商平台销售,1斤价格200多元,生意兴旺。

周老四今年53岁了,瘦得像猴,是一个来自我老家乡下的民工,也就是一个凭一根扁担下力气活儿的“棒棒”,用一根扁担扛起了生活的担子。

我决定跟周老四去体验一下他一天的生活。

早晨6时,老四就在城里和几个棒棒合

租的房子里醒来了。这是老城角落里一处不到40平方的房子,房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汗味儿,几个“棒棒”起床后大声咳嗽,吐痰,再纷纷点燃一支烟,在腾起的烟雾中回过神来。他用冷水洗了脸就要出门,屋里一个民工喊他:“老四,你还没刷牙呐。”周老四返身回屋,看见那民工兄弟早把牙膏挤在牙刷上了,草草刷了牙便出门了。

老四在一家小巷子里的馆子里停下来,把扁担放在门外。这是一个专为民工做饭的小馆子,早晨卖稀饭、馒头、油条,中午卖10元一頓的快餐。老板也来自农村,开馆子10多年了。

“吃啥呀?”老板娘招呼老四。“来一大碗稀饭,4个馒头。”老四说。我见他喉结滚动着,如鸭子吞食,然后突然想起嘴里似乎还欠一点什么,就仰头喊道:“喂,来几个泡大蒜。”吃饱了,瘦瘦的胸脯鼓凸起来:老四的身上蓄积起了一天的力量。

周老四扛着扁担在马路上边走边等业务,上午9时许,接到了第一单。一个丰满的妇人大声喊他:“喂,扁担,快来,快来!”1公里左右的路程,两个沉甸甸的大箱子扛上了7楼,工钱20元。正要出门,妇人给了一个苹果:“师傅,拿去吃。”老四心头一热,再看那妇人,觉得有菩萨相。

来到街上,老四摸出在广州打工的儿子5年前给他买的手机,走树荫下等活儿。

到中午11时许,商场运来一批货,周老四和几个伙伴开始卸货,再扛着挑着担着去商场仓库,一直干到中午,累得气喘吁吁的老四得工钱50元。

在上午喝稀饭的餐馆花10元钱吃午餐,想,但没舍得要一瓶啤酒。饭后,大家靠在树荫下打盹儿,我看见老四在一个伙伴的大腿上睡着了。一个提着咖啡色包的女人经过,老四伸着的腿正好绊了她一下,女人烦躁地叫出声:“回家睡去嘛!”

下午,老四接了5单业务,挣钱127元。晚上9时,老四收工回屋,几个民工嚷嚷着要老四打扑克,老四把头一歪,大概伙伴的招呼声还没送达耳朵,老四就打起来呼噜——实在是太累了。

第二天早晨,老四在电话里告诉我,昨晚半夜醒来:

他还在为儿子在城里买房后还账的事儿操心。今年春节,老四在城里帮儿子买了一套二手房,找几个亲戚借了30多万元。28岁的儿子准备今年回来结婚,老四与亲戚约定还钱的日子是明年。

春天过后,老四就要回村子里去种羊肚菌了,老四做厨子的儿子也要从广州回老家城市来开馆子。

想想今后城市里,没有了老乡周老四扛着一根扁担的身影,我心里有些失落。不过我祝福老四,在我老家那希望的田野上,眉宇舒展,过上更好的日子。



张金刚

靠着墙根晒太阳的一排老人,又有几位小睡在了和暖的阳光里。不管身边打牌、下棋、闲聊得多精彩多热闹,一概不闻不问,垂下眼皮,关上耳朵……若偶然被惊醒,眼皮微微向上一撩,眼珠不转,继续合眼,一副“啥没见过,不过如此”的过来人姿态。此种看遍人间悲欢的超然,正是我所向往的老了的样子。

我还羡慕那些不谙世事的孩童。吃饱了睡,玩了睡,睡不好继续睡。见过小米粒儿吐在胸前,吃着便小睡在饭碗旁的,玩着便小睡在沙堆上的,细细的沙粒粘在肉嘟嘟的小脸上,还有捉迷藏小睡在藏身地儿的,小睡在电影场(院)的,睡在作业本上的……

大人并不恼,小睡的小孩儿,静静的、不忍心摇醒他,来个“公主抱”抱到床上。偶尔睁眼,叫一声爸、妈,又沉沉地睡去。只要他不自然醒,电闪雷鸣,敲锣打鼓也难吵醒他,成人怕是再无这种“事不关己,小睡亦酣”的洒脱了。

小睡,即“眯一会儿”。深睡也罢,浅睡也罢,闭着眼打盹儿也罢,时间虽短,却消解疲倦,愉悦身心。孔子言道:“曲肱而枕之,乐亦在其中矣。”弯曲手臂,枕在上面,亦可飘然入梦,简单自足的乐趣不过如此。

若有闲散时间,真是可以辟出一境,用以小睡的。最美莫过于骄阳似火的夏日午后,吃过一碗凉面,躲入小屋,垂下蚊帐,肚上搭一毛巾,安卧在床榻上,习习凉风吹过来,似拍打,似安抚,不知不觉小睡过去。

倘若小屋建在山林,吹着山风,听着蝉鸣,伴着鸟鸣小睡,那便逍遥似神仙了。再不济,寻两棵树,挂起吊床;或撑阳伞,支一把躺椅,畅快小睡。醒来,周身舒爽,清水静过面,

该干啥干啥,精神着呢。

曾去拜访过一位赋闲农村的长者。时间虽是上午,可推开木门,但见他正半躺在一把高背、宽大的藤椅里小睡。右手自然垂在藤椅扶手上,左手托一本线装版古县志搭在腹部,书卷随着均匀的呼吸一起一落。一条小狗趴在跟前,友好地望着我;一树梨花开得正艳,先盛过的花瓣儿,落在土地上、蒲团上、茶桌上也落长者的粗布衣衫上。

好一幅“草堂春睡图”!我轻拽蒲团,静坐在梨树下,望着这娴静如诗的画面发起了呆。待长者醒来,一起喝茶,聊天,赏春,“问道”,好不惬意。

小睡轻浅,却常有梦境光顾。庄周小睡,梦中变成一只蝴蝶,“栩栩然”,颇为“适志”;醒来,依然是庄周自己,不禁“遽遽然”。这漫漫的梦境,造就了“不知是庄周梦中变成蝴蝶,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庄周”的千古话题,引人遐思。杜丽娘赏春后小睡,梦中与书生柳梦梅在牡丹亭相遇相爱,成就了一段伤情而死、死而复生的旷世奇缘。

我等平凡之人自是平凡之梦,美梦也罢,噩梦也罢,自不必当真。醒来,自做事去。不过,我倒真有过将梦境加工成文之事,也算是一种“妙手偶得”吧。

小睡一觉醒来,满血复活。我有这感受,可往往小睡甚是难得。常见办公室人靠椅背或趴在案头小睡;地铁里,白领、民工、学生或靠着或垂头或倚在旁边人的肩头小睡;工地上工人靠着大树、墙根,甚至干脆躺在街头小睡。小睡醒来,会有更多生活的精彩、无奈抑或未知在等待,惟愿这一刻小睡能万事皆空,换来一身轻松。

春来不是读书天,行文至此,自己的眼皮不自觉地下垂,最好如老人、孩童般小睡得香香的。

《百鹤图》 明代画家吕纪(1429~1505)所作。吕纪,字挺振,号乐愚,鄞(今浙江宁波)人,擅花鸟,初师边景昭(字文进,明代画家),远宗南宋院体格,延续了黄筌(字要叔,五代西蜀宫廷画家)工整细致的画风及勾勒笔法,并予以发扬。其画呈两种面貌,一是工笔重彩,设色明丽,气韵生动,多绘凤鹤、孔雀、鸳鸯之类,辅以浓郁花树、坡石以及湍流泉瀑为背景,既具法度,又富生气,笔法严谨,画面绚丽。另一类为水墨写意画,笔势劲健挥洒,点染简练奔放,接近林良(字以善,明代画家)的风格,富有气势和动感,自然入妙。 图文 络因

暮春时节的等待

元大都遗址公园,看见沿河两岸那个现如今被命名为“海棠花溪”的地方,人潮如织,完全一幅昔日盛况的景象,我身不由己,走进了鲜花盛开的境界。

我在公园内河的南岸,沿河边东行,随意放逐着眼眸的视线。在河的北面,暖阳亲吻有多的花树,已经开始辨别最灿烂的时光,而在河南面的海棠,应该是阳光的遮挡,导致积温收获略微缓慢的原因,正在将迟几天的欢悦绽放盛开。

移动的人群在花丛中赏花,而我不明不白地在人群里看人,看每一个张望,抑或是凝视海棠花迷人姿色的眼神。

元大都遗址公园在我上下班的路途,它从荒地般的样子,到海棠花遍布,一直点点滴滴地从视域里装填着我的记忆,就算是不经意间的路过,花季的颜色也会在阳光助力下,随意地在我的眼帘上涂抹,印象里,这么些年来,我似乎没念想过哪一天花开,哪一日花落。

“终于等到了花开。”耳旁传来了欣喜的声音。“等待”的话语,让我的脑海里滋生出问:我也在等待吗?好像没有。可能是在经年的时间流逝里,习惯了时序绵绵的四维时空,这才将曾经的花季期待,淹没了

年复一年的漠然情绪中。

转头看那些等来花开的人,都在,或都等待着把自己扫描进花簇泛滥的图形里。我移身河边,看着,也在心里想着漂浮在水面的花瓣,后面有人叫:“等等。”回过身来,原来他者在等我这个衣着和人都或有些不堪的家伙离开,他们不想把我的背影放进影像里,也可能是觉得低头河面的我,会很快离开。

其实我不想走。我在想,孕育了一个冬天,终于艳丽着招展身姿的鲜花,是欣然地接受短暂的春光,还是也会有所期待呢?就如河面上的落英,也许就不愿意重归泥土,坚持着等一阵风来,随风漫步之后,再有意地跟着心仪的流水,飘荡到外面的世界,永远不再回来。

我移动身躯让位给等待留影的人,落花继续缓慢地跟着细碎阳光闪烁的水流漂远。回到步行道上,抬头轻抚灿烂的阳光,想到那些已经耕种了的农人,这个时候应该是在等待夏天吧?他们也许更期待的是,树杈般一闪而过的亮丽光线,等待的是跟随雨云而来的雷霆闪电……

我会等待夏天吗?等待疾风骤雨的漫天乌云,还是等待翠绿苍老,等待大地被墨色青绿遮盖?那样的话,到了夏天,也许还会等

待肃杀寒风来临之前的金色田野,然后,又等待飞雪漫天、银装素裹的单色冬季,在一尘不染的无色天地间畅想一下童话世纪。

我不会!即便是在严寒的北方冬日,我也不会等待春天吐露的痕迹。自然的轮回,不用等,它从不在意你的喜怒哀乐,一年又一年的,都会准时来拥抱你的情绪……

然而,我的自诩心念,很快就散去。在走出公园的时刻,我看见几个露出肚脐的美女,肌肤如花,漫步的身影,轻飘如絮……

春天,还是可以等待的,尤其是百花争艳的日子,有花季少女湿润的发肤和多彩、鲜亮,而且像花一样的衣裙,来将年年相似的鲜花,映衬得岁步不同,在自然的色彩和时序中,弹奏出非自然的韵律。

可我依旧没体验到等待的意绪,虽然暮春了,但花永远不会在我的心里凋零,尽管它将很快老去。

离开人群,独自站在通透的苍穹下远眺天边暮色的霞光,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人看花,我却看人——我在印证内心深处等待。

心灵不需要口罩,灵魂没有四季,在万物复苏轮回的季节,我在等待期许的新一季:不是穿着新衣的人,而是更新了的心灵印记。

从前的雨

刘峰

我喜欢太阳高高挂在天上的晴日,更喜欢将日子落亮的雨。小时候,有一段时间,家住一处称为龙王庙的坡地,是那种黄黄的堆积土坡,一旦被太阳晒久了,土地会渗出了一层盐碱,屋顶的瓦蓝会变为灰。云,被风快速地扯走,像电影的里的快镜头。放眼坡上,刚种下不久的地瓜秧挣扎在白晃晃的日头底下,远远看去,笼罩着一层似有如无的青烟。

那是我一生都无法忘怀的黄昏。砖红的打谷场,裂出细细密密的鱼网纹,地气几乎跑光了,只剩下默默的喘息,就在这个时候,从南天飘来了一片乌云,那云越来越大,紧接着,风来了。起初,风小小的,随着云越来越近,那风开始狂乱起来。那云变幻着,一会儿站起,一会儿匍匐,最后,天黑了,风扬长而去,雨,就猛扑了下来。

那是一个沸腾的时刻,不亚于乡村节日。鸡鸭猫狗被雨赶进了窝,我随一群小伙伴光着身子赤着脚板奔进了雨里,又跳又叫又笑,任雨水“嗒哒嗒哒”击在每一寸皮肤、每一个毛孔,任大地绽放出无数洁白的雨花。那是雨的磅礴,也是赤子的狂欢。

天地,被雨越落越亮,让夜幕迟了半个时辰拉下。雨下了整整一晚,躺在瓦屋下,聆听夜雨的弹奏,我第一次见识了雨竟能演奏如此美妙的音乐。它,让远方安宁,让人心沉静,获得一隅的平等与自由。从此,让多年后走出乡关的游子们再也无法寻觅。

天亮了,红似蜻蜓的旭日从坡上钻出,照得挂挂宿露的一切植物闪闪发光,漫山遍野的映山红恰似杜鹃鸟啼出的血,田鸡的鸣唱是那么的甜润,野雉的互答是那样的幸福。一场雨,掀开了迟来的春天。父母拎着竹筐,背着锄头,仿佛一对勤劳的燕子,开始了新的忙碌,雨水,让他们看到了不久将要到手的学费、老人们一年的赡养,以及依稀的希望。

——是的,希望。那是从前的雨,给了我一生的定义!若干年后,长大后的我,一丝一毫也不畏风雨,我认为,那是上苍给予人类最好的馈赠。甚至,人到中年,在异乡的一次次抗洪斗争中,我多么希望这滔天的洪水掉转头,去滋润那些干硬的土地,甚至沙漠,救活那一口口被烟尘覆盖的枯井。

如今的我远离了农村,却仍需要雨的滋养。在如一根刺一样挤入城市的那些年,一身乡村土气的我,与周围一切是那样的格格不入,痛苦时分,我喜欢在雨天沿着附近的轨铁行走,明知回不了故乡,但我仍要面朝来时路,淋一场雨,让雨唤醒我的初心,让我珍惜一切,也包括苦难与卑微。

在被雨水隔绝的夜晚,内心总有这样的声音提醒我。仿佛一只蹲在城市角落的蟾蜍,手不释卷的我,不歇地汲取能量。

雨,让我沉浸其中,让汇聚的点点滴滴终有一日举起一朵小小的火焰,照亮前程。

从前的雨,一直在下……

牛的情怀

吕国英

牛入诗词歌赋最早应在商周时期。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就有关于咏牛的诗歌。比如,《小雅·无羊》中载:“尔牛来思,其耳湿湿,或降于河,或饮于池,或寝或讹。”意思是说,一群牛过来,摇动着大大的耳朵,有的信步于山坡,有的觅饮于水边,有的或睡,有的或卧。非常形象具体地描写了牛的状况。

有人统计,《诗经》305首诗中有9首涉及牛,“日之夕矣,牛羊下来。”可谓状景抒情佳句:“谁谓尔无牛,九十其犒。”就是畜牧兴旺之表达。在汉乐府诗中,涉“牛”的诗歌也有近百篇,《敕勒歌》人们最熟知,“天苍苍,野茫茫,风吹草低见牛羊。”

唐宋两朝是中国文艺史的巅峰时期,那时的诗词歌赋大家均有咏牛名作。唐宋以降,元明清及现当代以来,也有许多咏牛名家,如元代的宋无、明代的李东阳,清代的袁枚等,现当代的鲁迅、臧克家等也有涉及牛的书写。

历代墨客、名儒,甚至一些官宦之士,借牛咏志、抒情,名为诗兴所至,实则志情所愿,赞美咏叹。

咏牛之诗词歌赋中,托物言志占很大比例。李白《田园杂兴》载:“贾谊三年谪,班超万里侯。何如牵白犊,饮水对清流。”李白一生都想从政,最后终于有所感悟:人生的价值意义,不是追名逐利,而是要不断提升精神境界。“耕犁千亩实千箱,力尽筋疲谁复伤?但得众生皆得饱,不辞羸病卧残阳。”是南宋主张抗金和革新内政李纲抒怀,这是其被罢相后写下的诗句,以朴实的笔风赞颂耕牛的坚韧,其实是以病牛自况。

借牛抒怀,是咏牛诗词歌赋中的又一主要基调。清代杨晋题画诗:“牧童牛背绿杨烟,断续歌声独往返。不与人间荣辱事,满囊风雨亦尧天。”牛与牧童为伴,歌声时而飘来,杨柳青青,炊烟袅袅,就是风雨满衣,也如尧舜天地,表达了作者不愿参与荣辱之争的心态。鲁迅“横眉冷对千夫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。”更是脍炙人口,而臧克家的《老黄牛》,“块块荒田水和泥,深耕细作走东西。老牛亦解韶光贵,不待扬鞭自奋蹄。”充分表现了的诗入自勉自励。

咏牛,也写景叙事,同样为诗人热衷。明代李东阳的《北原牧唱》,“北原草青青正肥,牧儿唱歌牛载归。儿家在原牛在坂,歌声渐低人更远。”还有宋代杨万里“远草平中见牛背,新秧疏处有人家”等等。

在《中国牛文化千字文·诗词歌赋篇》中,历代咏牛的重要作家作品均有记述,这些历代咏牛名家名作,是诗的审美与意境,也在于文化的承载与魅力。



《白杜鹃花瓶》
克劳德·莫奈
〔法 一八八五〕
玛咖供图



陋室观复